

DUKU

读库

1503

DUKU

读
库

1503

主编 张立宪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.1503/张立宪主编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5.6

ISBN 978-7-5133-1832-7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1390号

读库1503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88310888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010-80897213

官方网站: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刷: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645mm×925mm 1/16

印张:20

版次:2015年6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33-1832-7

定价:30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1-52	双村记	痘 弦 口述 / 王 立 记录整理
53-111	超级人工智能之路	蒂姆·厄班 (Tim Urban)
112-132	家长的小升初	马国兴
133-180	上海交大解放日记	何季民 编辑整理
181-217	壳中之魂	洪 韵
218-262	私人文学史 (续)	孙玉祥
263-289	丁香花迷雾	王 鹤
290-309	十二星座	王 巍
310-317	她的美曾使我疑惑	熊 药

双村记

痙·弦 口述

王 立 记录整理

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、慈母的记忆，可能够他写一辈子。

回忆我的故乡，要从古诗《十五从军征》说起。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。道逢乡里人，家中有阿谁？遥看是君家，松柏冢累累。兔从狗窦入，雉从梁上飞。中庭生旅谷，井上生旅葵。舂谷持作饭，采葵持作羹。羹饭一时熟，不知贻阿谁？出门东向看，泪落沾我衣。”诗歌描述的是一个出征多年的人回乡，家里人都去世了。老房子还在，一片荒凉，他进去看到野兔在狗洞里跑来跑去，雉鸡在梁上飞来飞去。他到天井里煮熟了野菜，却不知道端给谁吃。我读这首诗的时候，大概十二三岁，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悲惨的事情。可是现在想一想，我还不如那个《十五从军征》的老兵啊！因为他八十还能归乡，而我却一直飘零在外。年轻时读诗，觉得是文人的夸张，哪里知道这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？

我离开家时十七岁了，所以对家乡的记忆非常完整。我的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围绕着母亲和故乡两个主题。像我诗中的红玉米晒在房檐下、春天来了孩子们在打麦场上滚铁环，都是来自对故乡的怀念。后来我的诗歌写作中断了，我曾想过有一天我再写诗时会写什么，想来想

去，还是故乡。故乡真是一辈子写不完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、越老越想父母。因此，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、慈母的记忆，可能够他写一辈子。当然，根据他年龄不同、艺术技巧不同，会体现出不同的风貌，可这是永不止息的主题。故乡是我永难忘怀的，如一首诗中所写：

你离家这么多年了
怎么还带着那顶破斗笠
不，那是故乡的屋顶

现在，在我八十多岁时，我最想写的还是我的故乡回忆。

所谓“双村记”，一个村子是我们家的村子，一个是我外婆家的村子，中间差十二里地。我的故乡在河南省南阳县，我从小就在这两个村子间游走，稍大才去了县城。两个村子加上南阳县城，就是我对故乡的全部记忆所在。

平乐村

外婆家的村子是黄土地，我们的村子是黑土地。外婆家是明末从山西迁过来的。从山西移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，官府就地分家——河那边是萧坡，河这边是平乐村。他们把一口铜锣断开，两半破锣分别给两边的村子，将来把两半破锣的茬口对起来，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锣，也就是一家人。要子子孙孙不忘本，永远记住是一脉所出，以后要互相帮忙。“破锣”两个字音化为萧坡的“坡”和平乐的“乐”。外婆他们在平乐村。他们村里有几家大户盖的是瓦房，形制看起来像山西的房子，青砖青瓦、五间头、四合院。我们王家祖上也是山西来的，但没有家谱，一穷二白。我们的村子就很简陋，都是草房。我妈妈为什么嫁到我们村？因为外婆家后来渐渐穷了。我爸爸家有几亩田，娶了没落的大户小姐。外婆家的村子和我们的村子对比鲜明，一边富有文化气息，一边是蛮荒之地。

明末时河南人少，官府逼着山西民众南迁，还要有各行各业的，比如懂医药的、懂建筑的，读过书能识字的。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文

化。外公家族一直经营着药铺，外公就是眼科大夫——在我们那里眼科医生叫“眼科先儿”——他开个药铺，也看病。我小时候就在这个药铺里跑来跑去。外公非常想让他子女继承衣钵。我妈妈是长女，下面两个妹妹、一个弟弟。妈妈和两个姨能帮他抓药，但没学会中医。外公又希望我能继承，我小的时候他总是编故事讲这些事儿，可惜我也没有继承他的事业。

外公除了门诊，还做眼药。眼药是半流体的，有的装在高粱叶子里，乡下人叫“桃栗捫儿眼药”——家乡管高粱叫桃栗；有的也装在螺壳儿里，用蜡密封起来，还贴着药名和字号。外公也看病。他看病收费非常低廉，穷人买药就收个成本钱或者完全免费，一般的顾客就是半价，因此他在乡里间特别受尊敬。在我幼年的记忆中，药铺的味道非常好闻，我在那些高与梁齐的药柜间跑来跑去。药铺里敬着泥塑的骑着老虎的药王爷孙思邈的像，一进门就能看到。药铺里有一副对联，“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妨架上药生尘”，横批是“杏林春暖”。

我小时候喜欢偷吃外公的甘草，甘草很甜，小孩子总是喜欢吃甜的。我想外公早就发现了，但他从来不讲。生地也可以吃，不是那么甜。再大了，就是向外公要木通。木通不是吃，是放在墨盒里。上小学后，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墨盒，墨盒里有一块棉花，我们研了墨汁，或买现成的墨汁，倒在墨盒的棉花上，棉花上面要再盖一个东西，写字时笔就不会沾上棉絮。通常是去药店拿一块木通——盖木通的办法就是外公告诉我的。

乡下人管砚台叫“砚凹”，那时以研墨为主，墨汁还不流行，要去大的镇子上才能买到。过去中国人的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？我想是因为写诗前麻烦事儿太多，要研墨、发笔，研墨研半天才能写诗，正好构思。发笔是说新毛笔或干硬的毛笔都要用温水发，水温不要高，也不是冷水，要慢慢把笔泡开才能用。写字要有好的环境，好的心情。这些事情都做完了，也能静下来写了。

外婆胖胖的，非常慈祥。她最喜欢我们帮她抓痒。抓的时候逗我们说：“你这娃儿，哪里不痒你抓哪里。”她还会唱各种歌谣，比如抱着我时她会唱：“抱外孙，不如抱草墩儿。”外婆虽然平时很和善，但

厉害起来也很厉害。有一年，贼人来偷东西，给她发现了。老太太就跟他们理论，把贼骂得抱头鼠窜。

我在外婆家非常快乐。当时不晓得有“文化”这个概念，现在觉得他们家是有文化的。他们家有秩序。当时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。反正我家那边就是赌博场，还有土匪出入。而外婆家感觉不一样，我一到平乐村就不愿意走。走的时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车上，我哭着跳下来，就是不想走。

他们大户人家的家族规矩很大，大哥就是大哥，大嫂就是大嫂，出入应对都是有一套规矩的。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、二十表哥啊。我妈妈是老七，他们都喊她“七姨”，我大姨是老八，小姨是老九。一个管一个，秩序井然。

他们每一家都有铜器，就是锣、鼓、钹、铙等等，要过年才打着玩儿，每家都打，好不热闹。我就是在外婆家学会了打鼓。念小学时我是鼓乐队的“要角儿”——打大鼓。

外婆家在一条大河旁边。这条河从南阳流过来，一直流到襄阳，注入汉水，是可以行船的。我们在河里游泳——家乡管游泳叫“洗澡”——男孩子调皮，扒着去远方的船游好久。船上有使舵的女孩，跟我们笑，我们就跟着船漂，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，再跑回来。我特别喜欢这条河，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儿，它的名字叫白河。李白曾几次经过南阳，“走马红阳城，呼鹰白河湾”就提到了白河。

年龄稍稍大些时，我就更野了。有一次大概是船老板和他太太回娘家了，没人开船。我们一群野孩子就把这条船划走，也去摆渡，接客人。过路的客人还真上了一船，有卖油的、挑担儿的，还有些老太太。到了河中间，我们把船用篙一顶，要收钱，没有钱不开。有几个老太太骂人：“你皮吧，我认识你妈。我告诉你妈去，你就得挨揍。”听了这话，我们哪还敢要钱，赶紧开船。渡船本来是不要钱的，船夫每年收粮食。秋天打粮食时，他去码头两边的村子里挨家收粮食，给多少算多少，没粮食给点鸡蛋也行。《皇冠》杂志有个专栏叫“青春岁月”，访问过很多人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，张爱玲看到后，给我来信说，她读了访问记上这段场景，觉得很苍凉。我们当时只是一

味调皮，哪里知道苍凉不苍凉。张爱玲还说：“这题材太好了，你应该自己写。”

连阴雨久了，沟满河平。河上涨大水的时候，从上游冲下来很多东西，有树干、家具、牲口等等，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捞东西“发洋财”。河边的沙子都是细细的白沙，被风刮成沙岗——现在当然都被现代化建设给用掉了。孩子们喜欢从沙岗上打滚滚下来，一点都不痛。沙子也侵蚀旁边的果园，果园里的沙子越堆越高，已经接近果树枝子了。我们觉得最过瘾的是躺在树下，不用动手，只用嘴巴接着就能吃到水果，吃完了再吃另外一个。那时小孩子去果园里偷吃是可以的，园主基本上不管，我们就觉得痛快得不得了。桃核儿留下来，穿成串挂在脖子上辟邪——桃树是鬼的舅舅，鬼怕桃树。

因为有沙地，花生种得很多。家乡管花生叫“落花生”。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长，长到一定时期，小孩子就去地里刨花生吃。用脚把花生周围的土踢松，用手把花生勾出来，将大个儿的取下，再把秧子埋进沙地，小的花生还能继续生长。收获花生时，是连着沙子一起铲起来，放到一个大得像双人床似的可以摇晃的筛子里，从两边一起摇晃，沙子就漏下去，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。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场上，晒干了去掉秧子，留下花生。每一家都有个花生仓屋，花生堆到梁那么高。我们喜欢从高处滚下来，好不快乐。收获的花生除了自己吃，大部分都卖掉，是每家的重要收入。小孩子没玩具玩儿，就拿两个花生，用尖儿的部分顶，谁的破了谁输花生。那也能玩半天。

外公和他弟弟（我叫叔公）两家中间有口井，有条小路。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。往常洗衣服的时候，洗干净了，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浆或者高粱浆中上浆，然后晒。晒得半干时，放在平的石头上用棒槌槌。古诗有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。有人说黑灯瞎火的，怎么能洗衣服呢？晚上妇女去河边也不安全啊。其实不是洗衣服，是槌衣服——衣服晒了一天，到黄昏后晒干了，不用熨斗，用棒槌敲打。槌打过的衣服特别整齐，简直可以站着不倒，穿起来也体面。井里有柳条编的辘轳，夏天把瓜果用柳条篮子系到井的深处，第二天拉上来吃，这种水果叫“井畔凉”，吃起来很过瘾，像现在的冰淇淋那样。家乡的柳

条去了皮，又细又白，编成器具后密不漏水，特别受欢迎。

我家里剩下的老东西，是妈妈做针线的篮子，也是柳条做的。还有就是那个槌衣服的石头，红卫兵来破“四旧”，拿它也没奈何，因为搬不动，就劫后幸存下来了。我小时候常常坐在上面，小孩子不穿衣服，凉凉的很舒服，这个印象非常深。有一年回乡，我对太太说，真想把那块石头运过来，运到加拿大来，将来百年后就枕着那块石头，那是我家的东西。

我爸爸是在青海劳改营过世的。那个时候去劳改营要自带行李，所谓行李，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。那床带到异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。很多死在劳改营的人的遗言就是“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”——用家里的棉被裹起来就是最大的心愿了。可是青海那种地方，两三千米的海拔，天寒地冻，晚上人一断气，棉被往往就被拿走了。从家里带出来的老棉被就是家，那个槌衣服的石头，也让我觉得是我和已经不在的那个家的关联。

外婆家的房子非常结实。据说盖房子时，我妈妈的祖母对工人特别好，有吃有喝，一下子是汤面，一下子是包子，一天好几顿，还有酒，水烟袋就有好几把，摆在那里给工人们抽。工人们士气大振，拼了命盖得要多结实有多结实。清末盖起来的房子，泥巴做的，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乡时，房子还在。墙很厚，屋顶铺瓦，梁用的是上好的木头。那所房子后来被当队部了，外墙上还漆了黑板写板报——家里的老东西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。过去村子里瓦房不多，瓦房是富贵的象征。人们不是盖不起瓦房，是置地要紧，省吃俭用，有了钱都买地。

我一直不知道母亲的名字。小时候我问她：“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不讲，整个脸都红了：“你小娃儿问这个干啥？”妈妈没上过学，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她可能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不讲。村子里也不作兴称妇女的名字，都是大妈、二婶儿的。门牌上记录已婚妇女的名字都是某某氏，比如我妈妈就是王萧氏。外婆家，从我大姨开始时上“洋学”，后面几个孩子都去学校念过书，只有我妈妈那个时候不念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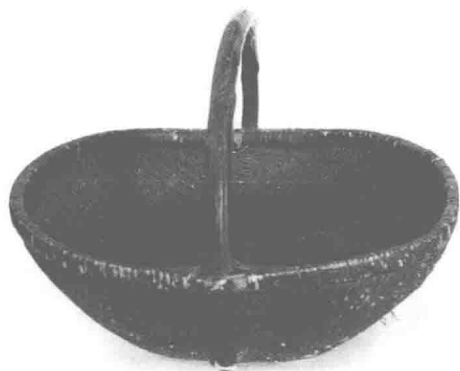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小姨一起去念过“洋学”。外婆家和我们家那边的小学我都念过。记得外婆家那个小学一进门是影壁墙，上面是孙中山的像，还有

党国旗，下面种着石榴。教室里挂着好几个门板那么大的算盘，算盘子儿串在有毛的杆儿上，叫“毛算盘”，这样算盘珠不会乱动，摆好公式后就停在那里，做教学用。学校是公立的，免费。

到台湾后填表格，母亲的名字实在不好意思写“王萧氏”，但又不知道妈妈的名字，就根据模模糊糊的记忆写了“萧芸生”，其实那是我大姨的名字，她们的名字是押“生”字。小姨是萧萍生，舅舅是萧芝生，后来才知道我妈妈的名字叫萧芳生。大姨夫是中央军校的学生，婚后三个月去当国军到东北打仗，生死不明，没有再回乡。大姨就这样守了他一辈子。我到台湾后，还登报寻找大姨夫。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是大姨夫的朋友，说他们在东北被打垮，就冲散了，他也没再见到我大姨夫。四九年后，大姨不敢提她家的事儿，将孩子的姓改姓萧。

妈妈没有上过洋学，也没有念过私塾，基本上不认识字，但她的刺绣方圆七十里地都闻名。河南不叫“刺绣”，叫“扎花儿”。每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来找她绣东西。我现在特别喜欢收刺绣，看到就想买下来，心想“说不定是我妈做的呢”。她会绣云肩霞帔，整套的新娘礼服都能绣；也绣手绢、耳护、荷包；也绣烟袋包送给佃农当礼物——中国人有自己的审美观，不放弃任何显示美的意识。我最喜欢跟妈妈在灯下活动，她在灯下扎花，我给她整理线帖。线帖像现在照相本那么大，每页上有纸艺折的一兜一兜的小袋子，每一兜里面装一种线，表面是平的，拉开了能取用里面各种颜色的线，一页大概能装七八种。有时候我饿了，妈妈就用上鞋的长针戳了很多生花生仁儿，在油灯的芝麻油里蘸一下——家乡产芝麻，油灯里烧的是芝麻油——再在油灯上烤。烤出来很香。但不能马上吃，要等一下，烤完了针是红的，要凉一下再吃。妈妈六十年代病故在乡下。她人缘不错，虽然臂上带着黑五类的臂章，但是村里人还是“大妈”、“大妈”地叫，背着干部偷偷给她东西吃。

我舅舅读的是陆军军官学校，当职业军人。妈妈说他离家时来过我家。我小时最崇拜舅舅，可他来时我很害臊，用被单子蒙头盖着，躲在下边不敢看他，闭上眼一直笑。舅舅把被单子掀开，我又把被单子拉起来，还是闭上眼笑。结果我始终也没看到他。我流亡之前，舅舅再也没回来，我一生都没见过他。在我的家乡，管舅母叫“妗子”。我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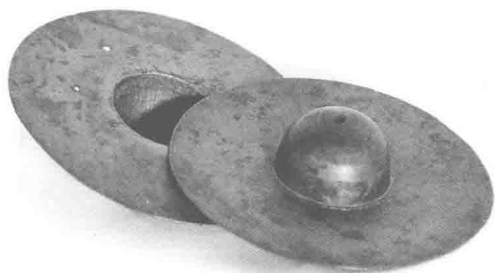
瘰弦母亲用的针线篮子，串门儿用篮子装着针线活儿。篮子是以柳条编织而成。当地柳条制品很出名，可以编得密不漏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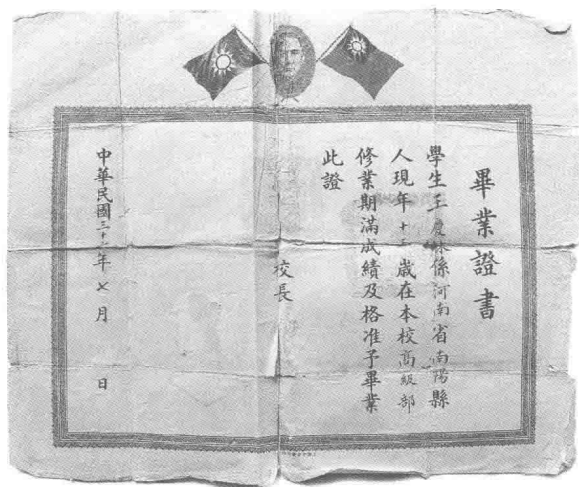
家里用的油灯。上面的灯盏是活的，可以拿下来手持照明，有现在手电的功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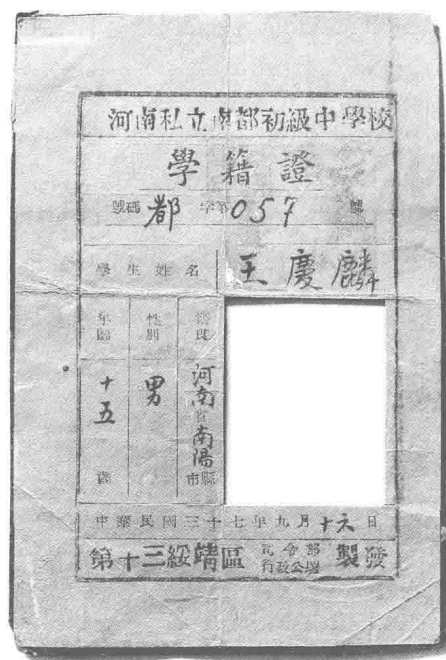
陶土火筐，可以提着随时烤火取暖。痙弦再回故乡时，老瓦匠将唯一的存货送给了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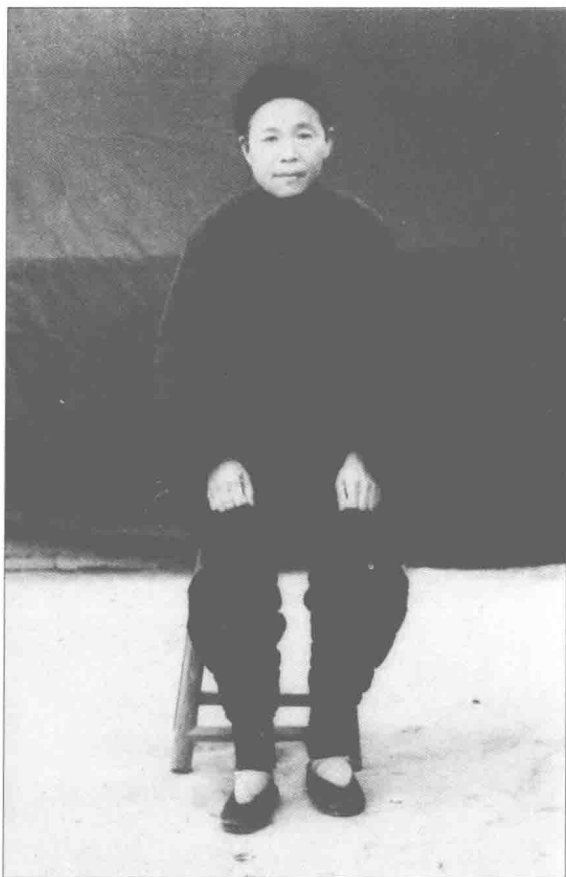
痙弦幼年打的铜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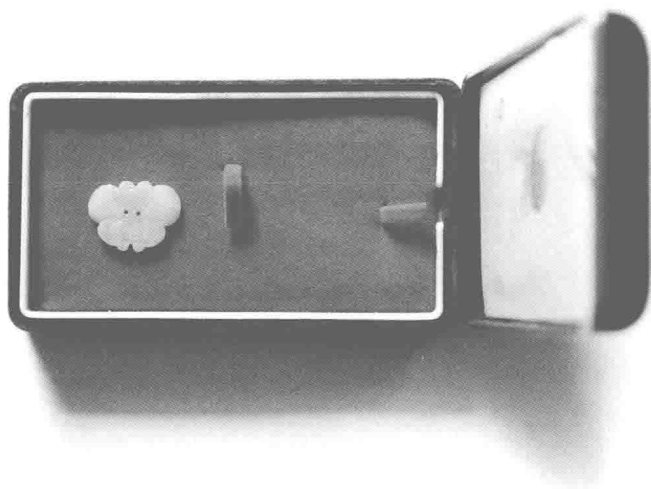
痙弦的高小毕业证书。照片缺失。因为当时照相不普及，所以照片往往一张多用。校长是马文学，是痙弦父亲简易师范的同学。痙弦的父亲也曾在那所学校教过国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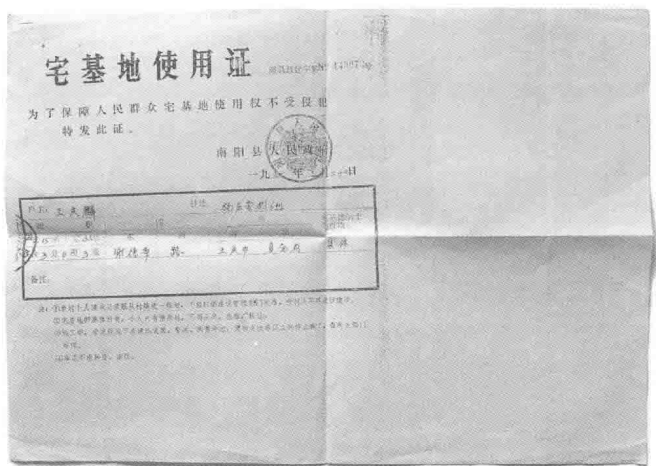
痙弦的初中学籍证。照片被剪去作他用。



在痙弦堂弟的劝说下，痙弦的母亲生前照了这张相。这是她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照片。



癌弦母亲护额上的玉牌。



杨庄营宅基地使用证。

子卧房里挂着舅舅的一张戎装照，还有他的一把小佩剑，是蒋介石送给黄埔军校毕业生的，上面写着“成功成仁，蒋中正赠”。我小时候去外婆家，一定去姪子屋里摸那把佩剑。看着他的戎装照，觉得好威武。十七岁离开家的时候，父母的照片都没带，只觉得是去南方，还会回来，不觉得是永诀，却带了舅舅的一张照片——我想去找他。我想如果找到舅舅，他不认识我，我就把这张照片给他看。我当然没有找到他了。他后来退伍回家，四九年后当过小学教员，也死于历史问题。姪子在清算时疯掉了，害怕听到开会的锣声，一听到锣声就往门后躲，害怕被批斗。

八十年代末我回去扫墓时，给外婆外公、舅舅姪子立了碑。碑文是我自己写的，到蒲山店订的石碑。我交代石匠，碑上不要刻我的名字，刻表弟们的名字。我在村子里请了两台吹打，摆了十几桌酒席。我姨他们因为黑五类等等成分不好，多年来在村子里地位都低，抬不起头来。运动来了，对他们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——那次立碑时把三生祭礼、纸扎的童男童女都摆在方桌上，抬着在村子里游行，边游还边给围观的群众散烟。我姨抬头挺胸的，觉得总算为他们争了一口气。

平乐村是我最喜欢的。如果我再给自己另取一个笔名，就要用“萧”这个姓，叫萧梦白——我们这辈是“梦”字辈——取“梦到李白”之意。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景紫，一个叫景苹。“苹”是为了纪念我外婆家的“平乐村”，“紫”是为了纪念我们自己的村子“杨庄营”。

杨庄营

和外婆家不同，我们家祖上就很苦。苦到什么程度？那还是清朝的时候。大年三十儿，我的曾曾祖父（高祖父）家里连一点面、一粒米都没有。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卖门神、春联、灶王爷。几个小孩已经饿了好几天，饿到前心贴后背了，以为爸爸回来肯定能带东西吃，结果一张都没卖掉，全家人只能抱头痛哭。后来他们借钱，在官路的旁边开了个鸡毛店，人称“冷店”，门口放一个草编的篓子，篓子里放着馒